



## 新年的祝福

□二月蓝

午夜的窗外  
雨声正漫过芭蕉林  
漫过垂下的窗帘  
像有人将小夜曲  
缓缓拧暗了音阶  
又像童年时  
那场下不停的雨  
把整片稻田  
都灌得发亮

在缺口处醒来的它们  
向下游奔去  
带着与生俱来的断句  
那是我最早听懂的天籁

此刻  
隔着半生的雾气  
那声音又一次浮起  
我起身走到窗前  
让自己成为  
一枚安静的容器  
接住这穿过时间缝隙而来的  
新年第一道清亮的祝福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## 拆启2026

□陈本布衣

一场夜雨润滑了时光拉链  
早上出门,有梧桐树皮掉落眼前  
像撕下日历的最后一个页面  
城外箕山,薄雾向山顶收缩  
在悄悄开启新年的封缄

包子铺的笼屉热烟袅袅  
攒足温热准备跨入新年  
公交线路按部就班  
停车位布着欢快的韵点  
透过车窗,那些气宇轩昂的塔吊  
正忙着将未完成的施工图纸  
折进假日虚线

细数2025年的每个晨昏  
除犁深了皱纹,描白了双鬓  
其余我竟之善可陈  
年末最后时刻,我干了  
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  
清除电脑垃圾  
让它在假期好好歇息

当我踏着满地羊水往家赶时  
新年钟声,像初生的婴儿  
在夜的怀里拱来拱去  
路过门岗,保安交给我一件快递  
形状似本刊物,我忍住没拆  
等明晨吧,当作是  
新年收获的第一份惊喜  
(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会员)

## 我跟二叔学篾匠

□张儒学

在老家,二叔是出了名的篾匠,他编的箩筐和背篋不但好用还好看。

那年,我初中毕业,拿着那张薄薄的毕业证,站在家门口,像拿着一张不知该往哪寄的信,不知将来干什么。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,忽然抬眼,声音低而沉:“娃儿,你初中也毕业了,看你也不是读书的料,还是去跟你二叔学篾匠手艺吧,还不晒太阳,还不下体力。”

对于篾匠,我并不陌生,我是看着二叔干篾匠活长大的。那时还在生产队,二叔天晴在生产队晒坝干篾匠活,下雨就在保管室干篾匠活,似乎一年到头都有干不完的活。开春后的春耕播种时节,他用竹子划成篾条,做成犁田用的犁扣、挑土用的篮子;夏天快打谷子时,也是他最忙的时候,忙着编箩筐、筛子等;秋天他忙着编挑红薯用的篮子,冬天就给生产队的养猪养牛场编些背篋什么的……靠这门手艺,二叔在生产队挣得高分养家糊口,不知让多少山里人羡慕。土地承包到户后,二叔的篾匠活更多了。不是去这家编几挑箩筐、篮子,就是去那家编几个背篋、筛子等,尤其是挑谷子时,二叔更忙,很多人家都等着他去编挑谷子用的围席。

我本来不想学什么手艺,但实在拗不过父亲,就糊里糊涂地去跟了二叔学篾匠。二叔说:“你别嫌这手艺,好多人想跟我学,我还不愿教呢。手艺学好了,这辈子少不了你吃的穿的。”最初学技的几天,我只能帮二叔打下手,砍竹子下料,然后就听他给我上“理论课”。“篾匠活虽然只是手上活,但一点也马虎不得。这篾条要粗细均匀,编起来的箩筐、背篋,才好看耐用。”我听得似懂非懂,但还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

二叔干活十分认真,他手指既粗又短,指节上还有很多干结,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青黑竹浆,看起来很笨拙。可一

旦拈起篾条,那双手便活了过来:劈、刮、撕、匀、编……竹丝在他指间游走,如溪水绕石,无声无滞。我蹲在竹屑堆里,学着他的样子,把一根青竹剖开,再剖,再剖,可刀总不听使唤,不是劈歪了伤了手,就是刮厚了断成两截;撕篾时,竹丝像倔强的水蛇,一扯就散,一拉就毛。我第一次编箩筐时,四角翘得像受惊的鸟翅,底子上的孔得能钻进蚂蚁。二叔见我失落的样子,笑着说:“别灰心,这次没编好,下次就能编好的。”

听老人说,二叔从小就聪明,他的篾匠手艺从没跟人学过,而是无师自通,靠边做边摸索出来的。做篾匠的时间长了,他也练就一身好手艺,编的箩筐结实细密、大小一致,编的筛子精巧漂亮、方圆方正……

不知是我生得笨,还是我根本无心学艺,跟了二叔半年也没学会,只好另寻门路,独自去外地打工了。二叔则仍在村里干篾匠活,干活时常陪着大人们摆龙门阵,也常给小孩子讲故事,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。

如今,老了的二叔去县城女儿家享福了。听说他再也没收徒弟,篾匠手艺在老家也渐行渐远。去年冬天,老家下了一场大雪,似乎比往年更冷,年过八旬的父亲咳得厉害,夜里常坐在堂屋火炉边,守着炭火明灭。父亲说:“要是有个灰笼就好了,我就不用在火炉边了。”突然,我想起曾跟二叔学过的工艺。于是,便砍来竹子,想着当年二叔教的步骤,可多年没干这活,划篾条时手在颤抖,刮篾时掌心磨也放不平,编笼底时数次拆了重来……经过两天的折腾,才把一个灰笼大致编了出来。虽然灰笼没有当年二叔编的好看,但当我装上炭火放到父亲脚边时,他竟吃惊地笑了,说:“这个灰笼比当年你二叔编的那个,烤起火来还要暖和些。”

看着父亲满满的笑意,坐在旁边的我,心里也暖暖的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副主席)

## 蜡纸上的温度

□陈维忠

整理旧书时,书页间意外滑落出一张泛黄的油印试卷,纸张的边缘卷着细碎的毛边,似乎还散发着油墨的淡香。瞬间,就把思绪拉回到30多年前那个裹着高考硝烟与粉笔灰的日子。

那时的高考复习,资料是稀罕物。正规出版的资料少且贵,油印资料便成了老师们救急的首选,所有试卷、讲义都是用钢板与蜡纸刻出来的。铁笔划过蜡纸的“咯吱”声,推油墨辊时的闷响,还有纸张上未干的墨迹,推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熬过了备考的日日夜夜。

最难忘的是,教政治的李友权老师给我们的那份字迹刚劲精美的油印资料。他个子不高,鼻梁上总架着一副黑框眼镜,笑起来眼镜会顺着鼻梁往下滑,他就抬手推一推,模样格外亲切。他学问深,又幽默风趣,常跟我们开玩笑说:“我不‘打定子’(高考押题),万一没打中,你们就要打我的‘定子(用拳头揍我)’!”引得全班哄堂大笑,高考前的紧张气氛也散了大半。学生们总爱跟他讨价还价:“李老师,这次考试出点题嘛!”他便眯着眼睛,用浓重的方音慢悠悠地回答:“哈斯(还是要考老腊(难度大)点哟!”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——知道他嘴上苛刻,实则是怕题太浅,考不出我们的真本事。

高考前两周,他在办公室刻了几个晚上,油印出一本薄薄的资料,封皮上写着“高考真题模拟”。我把它藏在书包最里层,连翻页都轻轻地——毕竟,他是学校里出了名的“定子(押题)王”。1981年高考,试卷里果然跳出两道论述题,都是资料里圈过的重点。这本纸页磨起毛边的油印资料,我后来教书时还带在身边,可惜不知哪年搬家弄丢了。

1983年我站上讲台,才懂得了油墨里的苦与甜,也终于明白李老师当年刻蜡纸时的专注和不易。办公室的夜静得能听见时针的“嘀嗒”,钢板静静地贴在胸前,铁笔斜握时,笔尖蹭过蜡纸的“咯吱”脆响环绕空间。力道拿捏是门学问:刻重了,蜡纸破个洞,印出来就是一团墨污;刻轻了,字迹浅得像蒙着雾,学生眯着眼睛才能辨认。冬天钢板冰冷,握笔的指节僵硬,只好在怀里暖暖手再刻;夏天手心浸着汗,笔杆滑得像条鱼,便在掌心擦点粉笔灰揉揉手。

推油墨辊更是技术活。墨汁蘸均匀了,印的时候要滚快些,慢了墨就凝在白纸上糊成一片;手腕不稳,印出来的字便深浅不一,难以辨认。若是力道恰好:铁笔刻出的字棱角分明,油墨辊推得匀净,印出来的纸页墨色透亮,连笔画的弧度都有劲。

后来打印机进了校园,油印的钢板与蜡纸便渐渐蒙了尘,李老师的身影也模糊在时光里。如今鼠标一点,上千份试卷眨眼就好,再也不会再有“油墨染指”的记忆了。可我总觉得,那些带着手工痕迹的纸页里,藏着比标准答案更贵重的东西——老师们一笔一画刻进去的敬业之心。

把那张旧试卷在书桌上展平,纸页上的字已经发灰。它就像一把钥匙,缓缓地打开了三四十年的校园之门:恍惚间,又看见李老师推了推黑框眼镜,用浓重的方音慢条斯理地说“哈斯要考老腊点哟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仁义中学退休教师)

## 海边婚礼

□何真宗

三峡工程建设时,住在长江边的二姐一家与村里的另两家人,迁到福建的海边定居。转眼10多年过去,他们的儿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去年国庆节,二姐的儿子结婚请客。说是结婚,其实就是为儿子补办一场婚礼。

“因为没有婚房,娃儿的婚事一拖再拖。后来女方家长催得紧,才让他们先办了结婚证,同时承诺有了新房就补办婚礼。”二姐说,这些年在异乡的日子虽越过越好,但住房问题成了心病。去年,他们拿出积蓄在海边建了新房,了了孩子的心愿。

婚礼是在镇上的酒楼操办的,订了10桌酒席,却来了14桌的客人。婚礼当天,我与大哥、二哥和么爸负责收礼。礼毕,在所有的客人名单中,我发现来参加婚礼的除四五户本地村民外,大都是来自万州的移民和来福建打工的重庆人。二姐告诉我,儿子的婚礼没有请本地村民,平时在生产生活中接触最多的还是说着乡音的重庆老乡。

语言障碍是移民的一道坎,问身边的老乡为啥不学福建话,老乡说“福建话难学”。了解了这些,我的内心隐隐发痛,感觉我二姐和这里的移民们既过得幸福又很无奈。如果只是打工,10年20年后,还可以落叶归根。可二姐们不,他们要永远扎根海边,让熟悉的乡音在海风中慢慢地褪去,直至他们的儿女的儿女成为语言相通、习俗相传的福建人。

二姐和万州的移民在福建乡音不改,过着他乡式的万州生活。婚礼,简朴而又隆重,9条红色的拱门从村口摆到了家门口,鞭炮也从村口炸到了房屋周围。婚车虽然没有奔驰、奥迪,但也是移民们用自家私车组成的车队,随意和自豪。晚饭后,数千元的礼花璀璨夺目,变幻万千。那响彻夜空的礼花,让二姐长叹道:“要是爸妈在,多好啊!”二姐是个多愁善感的

人,每当遇到幸福的事,总会想起过世的父母。一想起他们,二姐就会掉眼泪。这次我见到她,容颜苍老了很多。

“儿子的婚礼办了,又得操心女儿的婚事。”二姐说,女儿也不会说福建话,儿时的同学要么出国挣钱去了,要么结婚创业了。在工厂工作的女儿,与外界接触少,身边的俊男帅哥少,一般的男生难入其法眼。有人给她做媒,男生比她小两岁,被我二姐给推掉了。与外甥女一样单身的,还有邻家女孩小丁。小丁是个漂亮的万州妹子,大学毕业后到一家糖果公司工作,至今未婚。两个到了谈婚论嫁的女孩,如今也开始让父母操心了。

找一个彼此相爱的人是她们的青春梦想,期盼某天像电视剧一样,先生为她们遮风挡雨,排除万难。其实,实现这样的梦很简单,就是让自己自信起来,哪怕一直说着万州话或普通话。那时,我来参加婚礼,不再说是移民的婚礼了,而是以福建人的习俗举办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